

丝路花雨

闲情偶寄

万安山上数星星

□ 徐礼军

春末夏初,浪漫五月,喜乘快哉风,登临万安山,夜宿白云间,重温童年夏夜数星星的乐趣,感受古人夜观天象的神秘和神圣,饱览河洛大地的风光,思接千载,神游天外。

万安山七座山峰各具特色。第二高峰玉泉峰海拔903米,峰顶有一个观星台。这是由几块巨石自然组合而成的平台,既适合夜观天象,又宜昼览风景。我们一行十几人,就在这里看夜景、数星星、谈天文、说地理、话人文,其乐无穷。

小时候走夜路,北极星和北斗七星是最好的指路明灯。后来我了解到,北斗七星一年四季斗柄指向不同方向,觉得很神奇。如今,站在这个观星台上仰望北斗七星,感到十分亲切。

你若喜欢赏月观星,与太空对话,不妨择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,到万安山观星台来,晚上仰望星空,说不定能灵感频现、文思泉涌!

万安山山顶公园西起观伊亭,东至望岳亭,整条山脊线近15公里长。其间点缀着观伊览胜、太虚化境、紫阁晴岚、石林怀古、凭栏仰圣、九素仙境、灵台仙踪、慧谷松风、松岭问道、玉虚观像、三教圣迹、玄天胜境、望岳抒怀13个景点。

玄天胜境位于万安山最高峰,峰顶有一座唐代建筑风格的道观——祖师庙。如果说观星台最适合夜晚数星星的话,那

么最高峰更适合白天“数星星”——东有中岳嵩山、大谷关、水泉石窟、薄姬庙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点,如群星散落在山间;南麓长眼着唐宋时期的多位著名宰相,范仲淹墓前高耸的汉白玉雕像依稀可见;西眺可见整座万安山犹如一条巨龙蓄势待发,更有伊河清波、龙门山色、石窟佛光、香山寺院等美景胜迹;北瞰阡陌交通似棋盘,高低建筑如棋子,各种城市元素星罗棋布、美不胜收。北邙与万安山遥相呼应,是古都洛阳的两道天然屏障。

夜晚仰观北斗七星,观的是天宇的神秘;白天俯察万安七峰,察的是山势的壮观。远眺四方,看的是大自然播撒的星星和人类创造的“星星”。鸟瞰万安山,七座山峰恰巧构成北斗七星图,天地呼应之妙令人叹服。

万安山上的许多景点,猛一看平淡无奇,细品却各有各的风韵。这座名山蕴藏着丰富的自然奇观和璀璨的河洛文明。夜晚数了数天上的繁星,白天再数一数隐藏于这些景点里的历代“明星”,不也挺有趣吗?

这么多“明星大腕儿”会聚此山,其中既有神仙帝王、忠臣良相,又有文人雅士,怎么让他们和谐相处?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,颇能说明问题。

公元700年,著名禅师神秀应武则天邀请,从湖北当阳玉泉山的玉泉寺来到神都洛阳。武则天跪拜相迎,并为其专门建寺,亦取名为玉泉寺。

神秀是湖北黄梅山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,曾留下著名的偈子: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

而弘忍的另一位弟子慧能的偈子更绝: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”两位聪明弟子的偈子,很好地阐释了两种禅修理论的精髓。弘忍圆寂后,神秀和慧能分别在湖北当阳玉泉寺和广东韶关南华寺开宗传法,形成北禅和南禅两个禅修派别。

两位禅师不仅没有门户之见,还互相敬慕,彼此推崇。武则天曾想让二人之一当国师,他们都坚辞不受,并推荐对方出任。他们高风亮节、包容大度,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,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。

万安山还有一处景点叫“三教圣迹”,是由白龙庙、玉泉寺、大成殿三组建筑构成的“三教融合”文化圣地,象征着“同出而异名,殊途而同归”的方法归一大格局、大境界。

夏夜登临万安山,数繁星、思吉星、话追星,入梦犹见星汉灿烂,醒来犹忆星辰满天。

我乡我土

寻梦万安山

□ 邓世太

初夏的万安山,被绿色主宰着。

一条山脊,如刀锋峭立,把天空劈开。南北两边的大地上,依次呈现出村庄、道路,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。

一辆轿车,犁开绿色的波浪,蛇行在山脊上。毛黄桷,伸出阔大的叶片,随风拍响欢迎的掌声。水蜡树,高擎起一枝枝白色的花簇,亮明自己的态度。草木犀,举起金黄色的串串,诱惑大家的味蕾。绿色海洋中,危崖上,绝壁处,那一座座赭红色的奇峰、一块块嶙峋的怪石,裸露得阳刚厚重。

路边也是花儿的海洋。美丽月见草,用粉白相间的色彩,宛如蝴蝶的形态,不加掩饰地诠释自己的名字。白晶菊端出银白色的花盘,烘托着金黄色的圆筒,向我们展示它的别致。蓝花矢车菊,宛如一位美丽的少女,秀丽的长颈格外引人注目。大面积盛开的金鸡菊,以令人震撼的金黄色,吸引着蓝色、白色、粉红色的裙裾,流连往返于其间。连那些远离尘世的蝴蝶,也纷纷呼朋引类,相互追逐嬉戏。

花草有情,人被惊艳。为疫情所困的师友们,第一次来到这深藏于洛阳仅半小时车程的后花园,宛如见到超凡脱俗的仙子,不由得对她的美啧啧称奇。

时至傍晚,伫立万安山顶,看西边的晚霞,一朵朵,一片片,灿烂地燃烧成一幅幅美丽的油画。灵动的飞檐,现代化的塔台,醉人的霞光,共同演奏着天人合一的交响。

晚风吹走了天空中的浮尘,吹走了空气中的躁热,吹走了人心的浮躁。漫无边际的天空,露出真诚的蔚蓝,让人陶醉,让人遐想。云朵们掀开轻柔的面纱,星星们不停地眨巴着眼睛,传递着属于它们的秘密,仿佛在给仰望感叹的人们,热情地打着招呼。我仔细辨认着星座,恨不得伸出双手,把它们摘到手里,捧在怀中,带给久困都市的亲友,一起欣赏。

放眼山北,璀璨的灯火,勾勒出人间活动的轨迹。汉魏大道,光武大道,孝文大道,与开元大道,科技大道纵横交错,把我的思绪带回充满温馨的人间。顺着灯光极目西北,洛阳市的轮廓依稀可辨,仿佛伸手可及。我在寻找着,是哪条路送我到达这里,绕过哪个路口,可以回到我的家。

抚着小鸟的啁啾,酣然入梦,这一觉,睡的特别香甜。梦里,我回到了故乡,豫南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,此刻正被浓重的露水,浸润的湿漉漉的。乡亲们平整秧田,或在地里除草。牲畜们散养在山坡上,尽情享受肥嫩的青草。天蓝。云白。风淡。水清。山翠。鸟唱。花艳。宛如一支优美舒缓的大提琴曲,在天地间悄然奏响……

清晨的空气,有股香甜的味道,清新可人。我张开肺腑,尽情地呼吸着。

路过森林氧吧门口,见门楣上铺展着一排枯黄的芦苇。这熟悉的物件,让我突然涌起想抚摸它的冲动。伸出手,够不着。双脚跳起,脚下这柔软的草地,缺乏必要的硬度,给不了我足够的帮助。

不禁哑然失笑:我把千里之外的北国,当成了梦境里的故乡。

这雄奇秀美的万安山,竟慰藉了我无边的乡愁。

信手拈来

遇见蜀葵

□ 陈晓辉

蜀葵是很常见的花,乡村小路,田间地头,不时就会看到几株,高高地站着,一身大喇叭一样的花朵,浅红雪白、深紫嫣黄,绚丽多姿,论颜值,比那些出身名门的娇贵花卉哪儿差了?

“眼前无奈蜀葵何,浅紫深红数百窠。能共牡丹争几许,得人嫌处只缘多。”这首为蜀葵鸣不平的诗,把蜀葵不受珍视的原因一语道破:它太傻了!不知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,没心没肺开得到处都是,谁还把它当宝贝看呢!

说蜀葵能和牡丹争艳,固然有点夸大其词,但毫无疑问,蜀葵的颜值是在线的。“得人嫌处只缘多”,被人嫌弃,只因为好养,只要一点儿阳光土壤,它就老实实在开得五彩缤纷。

老实的花被欺负,可见就连在植物界,也有不公。

有一次出去玩儿,山路转过弯儿,一面山坡上,五彩缤纷全是盛开的蜀葵,一株株一朵朵,挨挨挤挤,粉红、雪白、浅紫、嫣黄,风儿吹过,满山坡轻微作响,像是蜀葵的笑声在回荡。

从未见过如此毫无顾忌怒放的花儿,我和朋友都呆住了。

远处走过来一个老太太,提着篮子打招呼:“你们来玩儿吗?”我和朋友回过话,说:“这花儿真漂亮!”老太太笑了:“这花皮实,很多年前撒了一回籽,也没怎么管,我闲了只给它们拔拔草,现在就长成这一大片。”给我们看看她的篮子:“你看,这些花儿还能吃呢!”

蜀葵花儿能吃?

老太太说:“花瓣洗干净,拌面烙饼,可好吃呢。”果然,篮子里一片五彩缤纷。我和朋友互相看看,不好意思地问:“您的花儿,能卖给我们点儿吗?”老太太哈哈大笑:“我家就在前面不远,你们要是想吃,去我家吧?”

没想到随便出来玩儿,还能有如此“艳遇”。

我和朋友跟着老太太到她家,果然不远。我们帮她洗花瓣,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,老伴几年前没了,三个孩子都请她去山下住,她不去:“我在山里一辈子,老了也要守在山上才心安……”

花饼烙熟,有一股独特的清香。

老太太说,蜀葵在这儿叫“婆婆饼”,因为能烙饼吃。但山里人称呼蜀葵还有个名字,几乎没人知道,叫“半辈子”。因为蜀葵春天三月多才发芽,两个多月就能窜到一人高,五六月开花,小麦成熟该收割的时候,花儿陆续凋谢而种子陆续成熟,紧接着从叶到茎迅速枯萎。从发芽到花落,最多不过半年,“可不是半辈子?”

看上去没心没肺的蜀葵,原来生命周期这么短。因为我知道很多花儿虽然花期也不过半个月,但常年大部分时间都是绿的,花谢之后照常生活。那么蜀葵为什么非要在花谢之后选择死亡呢?

它尽可以慢慢孕育种子,慢慢到秋天再去枯黄,大多数花儿不都是这样过一辈子的吗?

有些事儿,是不能以“傻”来定义的。就像有些人一腔孤勇,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,别人认为傻,但有时候,犯傻并不是很“傻”的事儿,总要犯几回傻,才对得起内心。只要尽力活得灿烂过,哪怕只有“半辈子”,又有什么关系呢?



栈道弯弯

翟学斌 摄

时令走笔

小麦覆陇黄

□ 卫宏胤

陌上南风新麦黄。

布谷声里,树叶肥绿。闲陌村道上,人们来去渐多,老翁侧耳向鸟啼处,张着声邻居招呼:“麦黄了呀!”

生小野村里,遍知耕织苦。老戏里唱的小满麦梢黄置办叉把扫帚整理打麦场,想来是无比忙碌了。那丰收的指望和一年口粮有着落的喜悦安定,催着一村老幼男女投入到朝圣般的劳作中。终岁蹊土坷垃背日头的农人,这时候的虔诚,直如渴待放榜的考生,又认真得像策马秉戈的临战士卒。

幼时,收麦子的集体劳动是一本本忙而不乱的连台戏。平时最不出力的人也头顶草帽围着毛巾早早跟着众人赶到地头。老天爷没有人勤快,黎明还没到来,星斗下风还清爽。但是没有人有诗情画意,中国人本是最现实的,他们不愿做饮露啼风的闲知了,只做乱奔的小蚂蚁。一大早来割麦子捆麦个驾麦车的,都是力气足衣活好的劳力。割麦茬子要低、捆麦个要齐整整绑、装车要压实两边平衡。拴在树下的拉车老牛看着人们,一声也不出。

蝉噪声声,村里只盼天不要下雨。从地里收回的麦子要铺在打麦场上,骡马拖着石碌沓地转圈儿;中间的老头手里轻轻扬鞭,长声唱:“有事没事上正东,正东有个胡子僧。胡子僧收了一十二个大徒弟,个个徒弟都起了名。大徒弟蹦不鲁蹦,二徒弟蹦不鲁蹦。三徒弟蹬打鼓,四徒弟鼓打蹬。五徒弟冰冰扁,六徒弟扁扁冰。七徒弟青碴烂,八徒弟烂碴青……”

只要有风,木锨扫帚飞动,“欢欢喜喜把场扬”。各村都多的是《红雨》里的二槐叔,手把张木锨,那麦子“飞起来是一条金龙,落下去是一张弯弓”。

扬场打掠,是麦收大戏高潮段落的精神章句;搭麦秸垛,就算是曲终奏雅了。乡村的俚曲,却永远都有不尽的散音。麦子或先晾晒或先分到家,半个月没有睡踏实的农夫躺在瓦屋里扯起了粗糙的鼾声,老头子的腰就直不起来了。但那刚刚交出收获的土地,可从没沉寂过。悬着敞筐的妇孺,挺起身手遮住被骄阳晒热的额头,瞅着收割的麦田。惟有耕田读书的士等事,从来治国齐家是真君子。千年前的诗人写着拾穗的艰难,但悲悯世艰的诗人,真的明了拾穗的心情吗?

又是一年黄杏时,歇飞布谷唱高枝。一條忽是百十年,父辈们从前可惜联合收割机洒掉麦粒的时候,怎能料到子孙们会在这麦收时还不从城里回乡呢。村里安排党员干部招呼着把各家的麦子打下送来到大门口,老叟老妪也只坐在石阶上,白发稀疏,记忆像树头的云彩,越来越淡,越来越远了。

(作者系寇店镇寇店村人,高中教师)

岁月悠悠

梦回童年

□ 刘富强

淌出来了,那水捧起来就管喝,绝胜农夫山泉。压杆连的盖板下面是个胶皮盖子(俗称呼歇门),利用大气压的原理压水,那盖板上的皮胶垫磨损很快,爸爸在货场捡回来的废胶皮,是做这胶皮盖子的好材料。70年代末,农村没有这东西,刚用压水井的时候,邻居们没少来俺家借取。

村子西边有一条小水渠,南北穿村而过 雨水丰茂时哗哗流淌。童年的夏天没啥玩,一帮“泥猴子”都跑到水渠玩。渠里面还有黄各牙鱼,我还跟着邻居王朝哥在这里抓过一只老鳖。当时我看到老鳖缩成一团,只露个头像是个怪物,很害怕。他胆子大,拿一根树枝一顶,老鳖头缩进去了。他把老鳖抓进家里大铁盆里,这吸引了半条街孩子都跑来看热闹。

夜访万安山

□ 范利娟

太阳徐徐沉入远山背后;晚霞涂抹在西边天空,金黄、绯红、浅紫、淡青,层次分明;长庚星亮晶晶地升起来;山川原野隐藏进灰色的帷幕。万安山的黄昏,来得极具仪式感,像编排好的节目,有条不紊地上演。

初夏,山间的晚上,房间里尚有丝丝凉意,在户外,许是因为白天的高温,却暖融融的。这样的夜晚,室内自然是待不住的,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出了酒店大门,沿山路信步闲逛。

尚在清晨,朝阳照着万安山,飘带般缠绕着山体的景区公路旁,奔放热烈的金黄色鸡冠花、娇羞可人的粉红色月见草、神秘高贵的紫色亚麻花都欣欣然仰着脸。一刻也不肯闲着的蜜蜂,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花,扇动翅膀的嗡嗡声清晰可闻。不甘寂寞的风从远方赶来,哼唱着轻松的小调,流连在山头、林梢、花间,吹动着人的衣裙翩然欲飞。但现在是晚上,路灯光线微茫,花朵隐藏了缤纷的色彩,蜜蜂早早归巢,就连风也屏声敛息,似乎怕被人发现了它的存在。它们都默契地在夜色里沉默着,好像怕惊扰了什么,又好像在期待着什么。

走过木栈道,走过石台阶,我们登上了坐落于山脊的观星台。万安山很神奇,山北缓坡漫岭,山南悬崖陡壁;山南村舍俨然麦田金黄,山北道路交通高楼林立。从地形地势上说,一道山脊,便隔开了山南山北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我们的眼睛,是被山北的灯光点亮的。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,成行,成列,成阵,组成流光溢彩的河流,从脚下的万安山涌到天边的邙山,从视线的这头淌向视线的那头。它们质地坚硬,纯粹到透明,像明珠,像宝玉,像钻石,在清冽的泉水里泡过,水淋淋的,每一个棱角都闪烁着七彩的光芒,让人迫不及待想抓一把拿在手里把玩。

站在观星台上,我们却忘了去观星,指着山下的万家灯火,一个个兴奋不已。我们辨认着哪是洛偃快速通道,哪是汉魏大道,哪是洛河,哪是伊河,然后以此为坐标,找寻着工作和生活的地方。有几位朋友的老家就在山下的村庄,他们说,小时候的晚上,村子和山都黑如墨染,唯有头顶的星空闪亮。如今,灯光璀璨如白昼,天上的星星反倒稀疏了,像少了许多。

我仰首向天。果然,除了北斗七星,其它的星星屈指可数。我想,星星是不可能消失不见的,定是它们被人间美景吸引,潜入凡间,变成了灯光。天上的一颗星辰,就是山下的灯光一朵。

最初,那颗不坠天宫清寒的星,试试探探迈开了奔向凡间的脚步。它性情高洁,身要与青山碧水相伴,心要受历史文化熏陶,因此谨慎地选择了河洛大地,万安山麓做它的落脚之地。观伊亭畔,它登高西望,遥想大禹劈山治水的艰辛、白居易捐资开凿八节滩的高风亮节;忧乐台边,它凭栏远眺,体会范仲淹心忧天下、利泽生民的志向和情怀。薄姬庙,薄姬与汉文帝母慈子孝的故事让她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;魏帝射鹿铜像,使它触摸到了一代帝王的温软内心。这是活生生的人间,这是热腾腾的生活,它感怀着,情不自禁融入尘世,化身为一朵灯火。暗夜里,它温暖地闪烁着,给昔日的伙伴们指引着方向。

榜样在前,越来越多的星星奔赴万安山而来。它们呼朋引伴,它们携手并肩,它们欢欢喜喜把自己汇入灯光的海。山下灯光千万朵,没人能看清它们的容颜,它们也并不在乎,只一心一意地亮着,平凡而璀璨。

夜已深沉。万物缄默。万安山顶,俯视灯光朵朵,期我们也变得安静,似乎怕惊扰了什么,又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

诗作

万安山玉虚观像前遐思

□ 张志道

站在玉虚观像的平台上,只觉天地之灵气向此地积聚,四面八方的绿浪向此地扑来……

巍巍态势启鸿蒙,一览青峦自不同。

但借伊滨当巨舰,且听林海唱高风。

鸟和百籁为调管,花伴千岩作画屏。

半宿无眠思绪重,几番感叹化诗声。

水渠上游和杨湾地搭界处,渠水长期冲刷形成个大坑,村里人叫鳖瓮子。两边渠壁上长满了葛巴草,这草抓地很牢固。水坑挨着小水闸,孩子们兔水累了跑这歇歇或换衣服。伏里天大人都在家午休,渠边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,胆大的孩子就水里扑腾,玩潜水最美的是北街的清晨。孩子们往往疯玩到五点多钟,才悄悄溜回家。

生产队西头的渠边夏天很热闹。盛夏黄昏,劳累了一天的男人端着一大碗饭,蹲在渠边“上三皇下五帝”瞎喷胡扯。润云家喂的牛拴在门口,牛粪满地,引得牛虻苍蝇乱飞瞎撞,大人们就拿一把蒲扇,在蚊虫光顾的时候干扑拉两下。吸溜着水烟袋,海碗只顾摆在地上,往往是到二更左右天气,才踢拉着鞋回屋。满天繁星,一丝凉风,远处焦枝线上传来悠长的火车鸣叫声,浑厚悠长,静寂的夏夜,它传得很远远。

我总是伴着火车的鸣叫而进入梦乡。而今已届不惑之年的我,常年在火车上奔波,为工作和家庭努力打拼,再也没有童年的那份悠然和率真了。

(作者系李村新民人,在郑州客运段工作)